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

江張呂劉問答

與張敬夫

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正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小十八  
卷之十一  
君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  
多士風靡此為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  
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  
歲雖亦不為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真竊謂有  
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  
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  
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  
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  
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  
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  
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  
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  
全不輸筭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  
此不均皆為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  
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為盡善至如尊兄  
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  
斂之臣誠可憎疾為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  
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  
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



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廢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未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間者名宗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間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鄉者舊從伯恭近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  
易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  
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  
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  
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  
邪只如此看有道者曾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  
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  
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  
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  
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未  
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  
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  
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  
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  
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  
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  
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者箇一字方見得無  
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  
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



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論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竟不諱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無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絡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



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閻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二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或默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



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處，各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



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  
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恠  
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  
字看却之為愈也真竊嘗謂世實欲求仁固莫  
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墮冥行之  
患故其蔽愚者主敬致知亦相為助則自無此  
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  
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  
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  
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  
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  
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  
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  
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  
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  
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  
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  
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有所謂由孝弟可  
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疆窺仁體又一句岐爲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下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等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  
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  
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  
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  
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  
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  
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  
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  
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  
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  
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  
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  
形道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  
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  
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  
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  
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  
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



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

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雖不待推然由

亦推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性致通透灑落善開

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

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

材尊師道之不同伊川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所

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

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

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

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

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

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

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易傳序中說秦漢以

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

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

足不應猶有必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

而索之無窮指鉅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



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而卜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  
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  
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  
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  
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  
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  
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  
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  
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  
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  
人人皆肯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  
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  
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性返議論以附  
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  
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  
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文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



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諭又謂已發之後中竹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卽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出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識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用也義也若論名義則



如今來所說亦無中理。費力更推詳之。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祕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



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旣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去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傳不習中嘗論此意矣乎疑只當爲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已恐只是不勝已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真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

蔡多好如此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弊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砒砒此句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



而進焉者似相戾蓋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  
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為譬耳真又嘗  
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足必  
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  
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  
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  
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為平接尚  
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  
意味當更深長也首章便如此矣

答張敬夫論中事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  
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為之目則此句似亦  
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為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  
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  
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  
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真說方見得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又可離非道  
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



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遠近不同耳然薰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細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踈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爲下數語



如何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  
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  
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  
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  
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  
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  
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思慮及  
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  
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  
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  
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  
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  
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  
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叩示之  
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如云不  
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  
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喜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喻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位也

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俟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文字太多

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

也此類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

二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

耳

子游之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

可見矣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



者但鄙意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  
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  
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  
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  
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爲疑詞以見之大率  
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  
區別自是不奈煩耳

與張敬夫

六月二十八日

矣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  
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者爾  
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  
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  
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  
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  
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  
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  
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  
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



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何李計譎而心則正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為謙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為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為疑乃知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 十二月



真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  
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  
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  
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  
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  
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  
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  
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  
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  
此意痛自檢勸凜然度日惟恐有息而失之也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  
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  
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  
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  
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  
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  
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  
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  
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  
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



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空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

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柰何柰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如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



持謹質未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  
太過規撫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  
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  
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  
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  
補耳

###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  
之變此即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張之者振而節之猶

此以樂明

今樂之有拍也凡作與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  
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  
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  
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  
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

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

然其必中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  
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  
中也若顏子則巧足以  
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



如此今所欲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守時說此一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爲人借去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脉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義



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  
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勿遽而繁雜也大抵解  
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  
為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息能  
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之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

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  
心又云放

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  
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

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且

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

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

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

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

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

意首尾銜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

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

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  
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  
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

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下文始

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

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曰先立

句大是談用力勉而此據今所解全不曾提

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

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

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肯事事物

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

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田不明孟子之本

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

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焦云先

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

離間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

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

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

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



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忤  
之意尤慈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  
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解中引程子張子  
之說合而為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

程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

所存主處便神

是言凡所經過處人皆化之  
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

動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  
及便字尤見其意又引緩來動和及易傳革

卦所引用  
亦可見也

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

程子為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  
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

為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

定論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

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

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

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

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喜竊謂此三

句只合依程子說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



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  
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為  
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  
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  
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  
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  
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  
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

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  
人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  
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  
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  
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己而不失乃可謂之信

人也

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

不審

高明以為如何

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  
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  
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



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說得有來  
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置之  
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  
是信不及但虚心而微玩之久當釋然耳若稍  
作意主張求索便為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  
暇卒業却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  
不甚費力也亦嘗為人作得數篇記文隨事頗  
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人回附呈來  
也心氣未和每加鑄治竟不能懷中間嘗覺求  
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於

省察遂欲盡罷生面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  
加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  
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  
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  
人闢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  
有包藏遂為出數百言以曉之只欲俟伯諫歸  
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  
而恠妄之說亦復蠢起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  
者皆為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  
說亦成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學舊



訪見人之所親愛而碎焉處依古注讀作警字  
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碎字只合讀作僻字  
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  
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  
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  
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  
此篇惟有此五碎字卒章有碎則為天下慘碎  
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畏敬兩字初尚疑之  
細看只為人所懾憚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  
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  
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  
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  
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學

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王字雖  
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  
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  
以有所略也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  
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知而效  
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



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  
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  
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  
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能  
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孝而不習則  
理能其事然亦生遊危殆而不能以  
而終不則雖曰習之而其功矣聖言  
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凡  
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  
意思方為完備今詳所解於學而兩  
不且必曰細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  
乎且必曰細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  
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為之端緒若蘭  
既細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  
便學者曾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擾  
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  
油然內慊也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說雖不  
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複慊者行  
事合理而中心滿足之意施之於此似亦不  
安

###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

說正謂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  
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  
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  
道生也今此所解語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

### 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

此章仁字正指

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  
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  
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  
不溥形容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殊寬意味  
之溥也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

以體當在已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

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措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

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

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耳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已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已也已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恐是喪

字

毋友不如已者

不但取其如已者又當友其勝已者經但言毋友不如已者

如已者以見友必勝已之意今乃以如已勝已分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似

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

忽之謂久而篤之也以指為不忘追為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其

說而破之若初無此說則此兩句亦無所當矣且下文兩句所解亦未的當凡事

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遠自是天然人心之所



不能已若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  
矣今下二養字則是所以為此者乃是以欲以  
於慎終追遠矣不專厚者德之聚而惡之所由  
以消糜也此語於經無當於理未安

### 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

深愛者可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

承順之父及則能觀其父之志而繼述之又

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

以為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

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

身任事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

告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無

改於父之道則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

每謂從前說之勢為順若如後說則上

不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

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說然謂父在而志

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舊說之

意矣經文但有見其深愛則乃是通邪正釋失而

言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三年無

得行又何何以見夫致其深愛之意耶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曰三  
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

也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

忍此者最為愨實而游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

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常此斷所云

志哀而未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意

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不行之實也

蓋事之是非可立說過高而無可不行之實也



則迫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今日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此經所言亦為人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以身守之可也。豈但三年無改為孝哉。

###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取辱。恭不近禮謂之無節而過卑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

此數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曰欲其曰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浪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為一節而設開以起之可也。

###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此語

不實

###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惻怛與不相屬非有它也乃嫌於有它而解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似無有它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它二字祭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

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

文不足忠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舉悉數猶恐不盡况

欲率然以一言該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

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

可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此一節立意甚偏而氣象偏迫無聖

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指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嘗究此章之

人下之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長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

最為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

此二家說其後出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諛也

無其鬼神是徒為諛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

不識其祭無其鬼之徒為諛也諛自惡

德豈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

固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善則美字

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

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

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

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

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 此語似倒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

造次

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 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脈不貫初竊疑

具重復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為成德之事下

句為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

以存其心也乃與上文相應庶讀者

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

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

莫也 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

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

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

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

其私意以為可否則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



求為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

莫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而當若曰所謂求為可知

名亦曰為其所當為而已非謂務皎皎之行以求聞於人也別可矣

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

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

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反覆

煩雜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夫當不

以貫之也則言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

不必為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

以言行為小而必稱天以夫之也且言行之

書寢

知抑精矣抑字恐誤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為知以小慧似非所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常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舊說

皆以此施為勿施於人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  
如施之意勞為功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子  
張之施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子  
知施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子  
明白乃佳  
存乎公理此句亦

質勝文則野

失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此用

與其史也寧野之意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  
而有所備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  
又言矯揉就中之說則既曰寧為野人之野  
矣又何矯揉更說脩勉而進其文乎文之野  
前後予曰使讀中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  
後此於為操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

十悖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文說似好然承

而罔則當為

中人以下

不驕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

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為不脩之教誨已不  
之而不信教誨然其所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  
至故曰丹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  
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  
上而不驕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  
地位告之以切已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  
合如此非若不脩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  
絕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



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和  
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性與天道和  
絕而不致者無異此極有害上聖之門教人與  
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有害上聖之門教人與  
下文意亦成躍等氣象乃是佳所以漸而進之  
改云不驟而語之以是乃所以漸而進之  
使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漸而進之  
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此所撰集注下文意接  
入文寫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

誣字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

中

此義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  
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有

急迫之病略加曲折別作一意思發明乃  
佳大抵此解之病在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

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  
言過衛見小君者禮之

當然非特衛  
國如此也

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

身始

此理固然然其間似少曲折只如此證  
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衆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

但言

不當而不言其所以不當先言仁者而後以  
之故不足以及發聖人之意

仁之方結之

立人達人之能事而先言後  
自是順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

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

平易二字老彭

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

孔子實於堯舜

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及而反自

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

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詔者正當

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

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

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閑說過而於卒章

忽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為

為之讓扶掖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

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

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定於本文之

指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

之中也又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

驚恠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貴於履踐隱微之

際無非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此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聲氣容

於形同是一物影之於形雖曰相隨然知是

二物以此况彼欲密而反疏矣且眾人聲氣

容色之所形亦其有於中而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

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

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其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卑近之意故取於游藝而為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

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注乃為門人疑於臣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

憤悱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

此兩字與先

不知別有操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誠

之聖人固無意必不然六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較時及物之則亦過矣若果如

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舍之則亦過矣若果如



此則是... 行也... 同處... 用舍... 言中... 然自... 之私... 亦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

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

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二軍... 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 事即物象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與若如此... 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訶然日乾乾即此... 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

者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

取夫儉之... 切矣... 明易非敢別... 一書... 易... 今... 讀此書雖



名爲說論語然考其實則幾致論語競矣鄙意於此深所未安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

之說非曾了之本也且當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

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且天件亦豈有可孫之學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可

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

出詞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

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

意可遠此說蓋於詳氏以文意求之斷所

大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蓋以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

氣而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

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詞氣而不能

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妙驗乃見於此

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

說以動正出爲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筮但

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也但云正則其

與不妄未可見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

有非禮者矣今但曰行遠則暴慢何而遠可



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也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知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之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使難也必言其用之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為其成當為而已非以其能成言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言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

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

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必曰如說最善此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

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此句亦不可曉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流於物耳人但不能養其性而流於物耳

性則未嘗物也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

顏子日用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墮

墮之義字自作墮或有通作墮者不作惰也且其為說又取禪家語墮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伎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下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此語謂權者乃隨俗皆非偷安苟得如公羊祭什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

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

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

詩爾論語此下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

或說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章耶

食饁而餽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豪加於此哉此句不可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

所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更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切所未安

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頓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至故行有不揜焉也此論

甚高然反復玩之則誇張侈大之辭勝而愈甚淵深之時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背戾

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一句便自有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

兩重病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筆跡隨卷非有可樂之說也然顏曾

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筆跡隨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

能不以人之所愛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夫筆跡隨卷之樂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

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功也若夫曾皙言志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

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分明無所累於心而可樂之事也

與聖人之志同便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言之也學者欲求曾皙之樂也

以樂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矣夫二子以樂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矣夫二子

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異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為此之說豈不異哉且夫子之問

所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言獨謂其特以見所志而言也今於曾皙之言獨謂其特以見



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足曾替於夫子之  
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口撰成  
數句無當之大言以誇其無所不樂之高也  
如此則與韓家之拈毫無辨指東畫西者何  
以異其不得罪於此下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  
之可然盡黜其言而直說太已見則愚恐其自信  
者太重規聖賢太輕直說太已見則愚恐其自信  
也且所謂無不以其理自樂者因以志而不可過  
而及其下文乃以天理自樂者因以志而不可過  
不及不可倚著者以釋之則未可知其以理而言  
耶抑以不可倚著者以釋之則未可知其以理而言  
所樂之云似不相應亦已其言則何曾以得其  
艱危恐迫傾側動搖亦已其言則何曾以得其  
所樂而為天理之自然無為耶其治者則以命討  
天則所存堯舜所以無為耶其治者則以命討  
哲之言又未見此曲新且在此既之則以聖人  
之事矣又以為聖門實事在此則其方  
以為學若之行事也若曰拈焉則其方  
已而又不以為行事也若曰拈焉則其方

存養者而奪之也凡此數節殊不相應皆熹  
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  
發明的當若上蔡之談徒贊其無所系著之  
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  
之事為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  
氣象尤顯然矣凡此說中諸可疑處恐皆原  
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必如橫渠先生  
所謂濯去舊心以來新意者庶有以得聖賢  
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目似此者  
不過數章下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

克矣此一段事故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發之

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

理固如此但此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意正意耳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

哉此不知所指言者謂何等事之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不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今自推說却不妨耳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

莫之傷亦與此同君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

語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

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學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為己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按此謂伊川以

求知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



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庸亭中亦如此錯解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

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語之詞如云

求之與抑與之與經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畝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

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

文經

未有此意短喪自是後世之失君欲發一當別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

人安百姓皆在其中

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並

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

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為當

如是推之則可已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與此說已見顏此亦子貢



初年事 既曰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年事邪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已者未嘗不行 夫子之言也人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爾也夫子之意向後別以已意推言則可耳

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 此謂言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事行之實而徒曰有其理而不言亦何益哉

卷一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 須恐不

說此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

生也亦何為哉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

處而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

遠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

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

之外則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

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而後為



彼是心以為善則已不矣帖況自言之豈不  
益可笑乎岳覽所習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  
名事正類此爾

###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

之道也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

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

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與此亦何害乎此

善尊聖人之心大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

氣象却似輕淺迫狹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

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

詆之也譽者弟未至此而驟稱之誰毀誰譽

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無而已

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

無其意而已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

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

雖其人義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

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又曰可毀

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

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



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已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

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子意見原壤夷侯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

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

理不發也此語甚佳蓋為養之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列有

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却當

刪夫於解經之意亦未有所闕也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

為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

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之抑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



之對亦未見  
檢身之意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

此說仁字  
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

有餘裕又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

此語自  
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

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  
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為解

然却訓施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  
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

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  
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者於此蓋偶合耳今

當從此  
音讀

士見危致命

揚氏曰云云

似不必如  
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

恐當云致者  
極其所至也

自未合者言之

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  
諸躬然此經

意但謂極其所至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若  
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如蘇氏之

說矣然本文  
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

此章說甚佳但以此記所謂後其  
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



###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

力耳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後而倦

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同如草木之大小

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

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為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故

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

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也此解最為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

不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

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子獻

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此臨川鄧

文元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

亡增損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

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

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



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老佛之言常通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

###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所解不明似謂天下之人其生

皆榮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 謹權量

此亦帝王為治之要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此文所出而解之有不

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為一章蓋興成

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食喪祭即武成所謂盡載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

注張呂劉問答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話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



過計懲羹吹葢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反沒却  
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解中  
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  
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  
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恠  
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  
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  
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  
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  
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  
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所以甚言  
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  
來喻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  
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  
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  
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說恐  
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  
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



見切者以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  
鑿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推擊鑿鑄刻玉石  
使成形質磨則礮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  
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  
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  
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  
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為  
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  
者各為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  
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  
切為切其璞琢為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  
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遽磋磋之既平而復加  
推擊則滑淨之上却生癢痕與木磋何異竊恐  
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蓋古  
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  
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  
之則以切磋為道學磋磨為自脩如論語之以  
切磋比無詿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為穩帖  
今既不同亦不必彊為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  
況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



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諭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  
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  
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  
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胷中似此等  
草本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  
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  
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  
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  
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  
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  
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  
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  
此處爲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撫只如舊日前日  
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  
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  
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  
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  
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



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  
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  
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衆人已皆  
出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  
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  
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啟  
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  
亦可惜沈理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  
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材與  
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  
謂大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  
書籍石刻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謾  
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所  
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理  
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  
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  
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  
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  
浙本流行已廣恐見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  
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



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覺  
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出通監綱目近再修  
至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  
年襄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條  
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刀膽寫未知何時可得  
脫藁求教耳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  
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  
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者索彊通終是不該貫

偶知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下是否大抵  
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  
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  
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  
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  
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  
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  
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  
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  
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



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來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為客感語聖人則以為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



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  
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几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  
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  
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  
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  
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  
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  
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  
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

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  
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  
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  
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  
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  
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沿洄上  
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  
致纖毫之力者豈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  
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



敢妄有指議然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  
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  
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  
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  
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  
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  
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孟  
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  
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  
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  
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  
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  
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  
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  
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  
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  
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  
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  
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

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譽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豪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

之先覺之為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

乞裁喻

答云執近思却與來喻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為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



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



且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措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

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殀與夭同夫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



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  
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  
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  
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  
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  
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  
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  
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  
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  
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  
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  
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  
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甚失  
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  
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  
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  
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  
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  
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  
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  
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  
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  
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  
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  
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  
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  
能終不動者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  
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  
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  
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  
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  
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  
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



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仲尼焉學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簡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作廢但爲字下不著目今欲易之云有中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

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



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

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



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翼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曰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之美使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慎而無禮蔥絲里反畏懼之兒絞急也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踧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紺緹飾紉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緹絳色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暮而練其服以緹為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為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平情也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



也

答張敬夫

道即本也

道即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為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



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它雖有

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



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  
曰夫子自道也

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有餘也然亦有  
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爲一之意不  
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  
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汗下底道  
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

究乎汗下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  
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強則  
無以主恕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  
明欲盡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



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它

為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為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為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為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蓋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有豪釐之差況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為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



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  
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  
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已見禮便知政

聞樂便知德

禮樂正意不必是夫子只是百世之王

由

百世之後等校百世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  
吾所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  
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  
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

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  
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為  
政聞夫子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德也如知  
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  
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  
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  
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



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爲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其潔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見之象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喜舊嘗爲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緊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答張欽夫 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此若此類恐



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  
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  
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  
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  
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  
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  
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東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  
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  
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無一  
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  
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  
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  
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  
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  
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  
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



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日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



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  
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  
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  
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  
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  
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  
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  
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  
之為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  
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  
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

無所  
不愛

四字  
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  
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  
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



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  
 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  
 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  
 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  
 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  
 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  
 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  
 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前其情能愛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  
 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  
 故情能知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  
 不若此爾

用之妙惟克已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  
 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

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

今詳復以兩言決之如無之說則性發為情情  
 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  
 不相管攝二說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  
 得失此亦可見

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  
 處若以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  
 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  
 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

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  
 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  
 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

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  
 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



來字過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豪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如此知如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



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旣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旣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論仁說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



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  
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  
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  
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  
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  
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  
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  
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  
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  
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  
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  
仁之失此豪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  
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  
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  
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  
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  
非獨仁為然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為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下可以是以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井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己復禮為仁章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摩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為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造而後得之此雖一篇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熹字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冥然莫覺皆為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為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為而為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為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爲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爲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爲仁前已論之

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己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爲



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  
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印俟  
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  
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  
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  
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

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  
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

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  
者而非彊爲之也

此數句亦未安

蓋已私既克則廓然

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  
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  
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  
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  
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  
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  
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  
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



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  
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  
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  
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  
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  
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  
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  
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  
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疆爲之  
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  
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  
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倒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  
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  
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  
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  
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  
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  
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少有節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  
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  
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  
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  
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  
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  
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  
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  
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  
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蕪其身不見其人  
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  
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  
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  
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



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微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

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



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

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遠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加來教所謂要須寒失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



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然上兩句得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  
可行之實不審專意以爲如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